





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葉氏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施氏先獲即是已私仁者克己故無先獲之心所謂無所為而為也即董子所謂正義不謀利之意也張氏此因論語仁者先難後獲而歎今昔用功之不同也仁



純德也學者求仁未論造詣且論用功孔子言仁者先難後獲  
乃謂仁人用功無所為而為止先盡其事之當然絕不敢有畏  
難之意至於效之所得則放在後著聽其自至全不生計較想  
若有所為而然則是未作之先必計其有效方纔下手著著希  
冀所謂先獲者也試觀古人原不如是但見其朝乾夕惕為致  
知為力行為靜存為動察孜孜矻矻滿腔切實精神知為仁而  
已他不遑計也今人則大異矣詩書只為科第而讀文章亦因  
聲望而作即有矯語心性浮慕聖賢者或亦捷得為期庶幾一  
蹴而至皆先獲也志趣既不古若工夫亦自此殊其去仁道也  
遠矣 茅氏先難下呂本有而字有為之為去聲 門人問仁  
者先難後獲如何而程子告之以此為仁凡人道之所當為者

皆是 朱子曰人惟有此一心若有一求獲之心則于所為不  
專又曰夫子以先難為仁又嘗以先事後德為崇德蓋于此小  
差則心失其正雖有修德行仁之志反以滋其謀利記功之私  
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江氏朱子曰先計其效而後為  
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  
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葉氏說見論語 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  
共學學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  
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  
權蓋權者隨時制宜惟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施氏



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故必立志要學聖人方可與共學善思則知為聖人之方矣思而有得則不為異端惑不為功利奪不為詞章炫可與立矣學至於此再進而能權輕重使合於義得時措之宜非大而化之聖人不能也張氏學莫先於立志而志必以聖人為歸有志求為聖人則與之共學便能相引於光明而不至流於汙下故必如是然後可與共學道由思通而思必求其善善思則能專於所入慎於所往與之適道自不至躐等為高半途而廢故必如是然後可與適道至於能用其思則心力日進而有功矣然聖道高深未易言得或恍惚失所據依者有之惟有所得則中有定主乃能不惑於他歧不奪於外誘與之言立其亦可矣若夫立則所守已固德性亦自堅定然執

而不化抑亦入而未優也惟進於能化則有所持以得其中復有所通以適其宜與之權輕重而化裁可以利用變通可以盡神是聖人之能事矣此皆徹始徹終工夫故孔子因其未可與而歷指造聖之候以期之程子亦因其可與而歷言作聖之功以實之也第氏此因夫子之言而論其所謂可者如此謝氏曰學者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如樹木必先植其根而後培養之能成合抱之木也故學者必自有求為聖人之志始江氏朱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葉氏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



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已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偽反害其性矣 張氏學必為已方肯着實窮理盡性以成已能成已便能成物若徒務外為功利詞章之學不但不能成物反有害於已矣 張氏學所以盡性而性合內外通物我不可相遺者也然得其實功成則兼成役其浮志喪亦兼喪故古之學者知實功在於一已於是為之不懈務窮天下之理以盡天命之性其終也己之性盡物之性亦盡遂至於成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焉今之學者浮氣盛而日役於物亦復為之不置務工一人之術以爭人世之權其終也功名不可知而心術已難問遂至於喪已而俯仰亦覺其自慚矣由是觀之古之人成物以完其為己之

量今之人喪已即在於為物之私孰得孰失何舍何從學者必能辨之 茅氏為喪並去聲為物之物一作人 問前言為人欲見知于人與此不同何也朱子曰彼則但欲見知于人而已此則實欲有以為人高下固自不同但平日無學問自修之功非惟為人不得將必且并已而喪之矣愚按前就當下說此則要其終而言前就為工夫處說此就效驗之極處而言 江氏問伊川云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云云何也朱子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心上做得工夫非惟是為那人不得末後和己也喪了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  
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葉氏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  
矣惟聖人理造乎極行底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  
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  
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  
有所加損也 施氏以上並遺書 此言工夫不可間斷也惟  
念念無間斷方有日新之益若有纖毫私意則間斷矣此所以  
不日進而日退也惟聖人純乎天理流行故無所進退學必至  
於聖人而後已豈可一日而不進乎 張氏此勉人以自強不  
息之功也學必造乎其極而造之以漸自有月異而歲不同之

境故君子之為學也必刻勵其功濯舊見以來新機使其所得  
有日新之益日新者學既上進則所見聞非復舊日境界也然  
學無中立之理念念念不忘自當進進不已若不日新便是心有  
間斷私欲相乘非昏則倦日退必矣未有半上落下能站得住  
不進而不退者惟有聖人之道仁至義盡窮神達化純之又純  
既無可進自不能退以其所造者已進乎天理之極也學固以  
聖為期然未至於聖其可忘日進之功乎 茅氏此勉人進德  
之語見不可不日新也惟聖人之道以下正以見君子之學必  
日新之意非上言君子之學下論聖人之道也 以上並伊川  
語 江氏葉氏曰聖人理造乎極行止乎成則無所進退 永  
按聖人之學亦日新不已蓋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然必無



所退也唯其不已所以不退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葉氏外書下同 智以靜而明行以靜為主 施氏人心要深  
沉靜密方可以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為學蓋人常  
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方故學者當以靜為本也 張  
氏天下無人不可學然浮動之人心思既不能入才氣亦易以  
怠惟賦性沉靜者其所得於天也較醇其所以盡人也亦易蓋  
靜則生明而有以用其體察之功靜則淡定而有以盡其持守  
之力靜則從容而有以深其涵泳之致皆為學之所取也故可  
以為學然則未能靜者當思變化其氣質既能靜者又當涵養  
其本原也乎 茅氏外書下同 姚肆夏曰天性沉靜方可理

會道理若浮動熱鬧則不能有沈潛入理工夫故不可以為學  
也 江氏外書下同 永按智以靜而明行以靜而篤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葉氏說見前 施氏宏毅二字不可缺一宏而不毅恐流於狂

放故曰無規矩毅而不宏恐過於拘守故曰隘陋 張氏曾子

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二者固有兼重之意而不知二者尚有

相維之功蓋弘者并包之量然無謹嚴之心則或驚外以為高

浮夸以自大而防檢廢矣故無規矩毅者強忍之力然無寬廣

之概以居之則堅確或流於急迫拘守或入於鄙吝而規模狹

矣豈不隘陋是二者原缺一不可也 茅氏毅有強忍意強忍

則分別是非卓然不惑故以規矩言之 愚按程子前言難立



與無以居之是推言其究竟如此此則就當下病痛言也蓋惟無規矩所以難立惟隘所以無以居之也江氏問程子謂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朱子曰毅有忍耐底意思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葉氏學莫大於知性真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施氏程子此條羅整菴曰說得頭腦分明工夫切當始終條理繫於三言之中矣張氏人之果於自暴棄者皆足於自家性善信不及故醉生夢死甘虛過一生而不恤然欲治其性情而不尋主腦亦恐無著落處乃所謂不知務者也惟真知吾得天之性原純粹而

至善自不忍自暴其身以喪吾心本來之良亦不敢自棄其身以負上天賦予之意則由是存心養性求切實為已工夫莫若以忠信為主然後能以實心行實事而身心人已皆可無憾此即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者蓋大本既立向後都為有用工夫工夫到時固能極誠无妄以全其盡性至命之量即工夫未到而不昧其心不欺其志猶不真失其真性之本然故羅整菴謂程子此條說得頭腦分明工夫切當始終條理繫於三言之中也

茅氏以上並明道語先立乎其大者見孟子大者謂心也程子以此語易為異端所借故特發明之如此蓋人不知性之本善則以仁義非吾心之所固有而不知所以立矣不以忠信為本則發于念者或有不實而不能有以立矣此孟子所以必



道性善而夫子四教必以忠信為之本也。愚按學者須先知性之本善而後于吾性之中皆一一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有一一人欲之偽所謂以忠信為本也。必于此既立而後可以進于學。呂氏曰：象山以先立其大為宗旨，舉示詹阜民、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耳。江氏朱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葉氏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墮。若能安靜厚重，則所知者易堅。施氏人不安重，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失。若能安靜厚重，則所知者易堅。

固矣。張氏凡人輕浮，則氣虛而見識不定，亦神散而操守不力。故人能安靜厚重，則氣實神完，識力自確，然不移而所學因以堅固。此即論語重威節意也。茅氏朱子曰：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江氏朱子曰：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舉動輕肆，其人輕易可知。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葉氏曰：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葉氏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踈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



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慾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缺其一焉 施氏熊深川曰博學之五句是萬世學則皆明善之事五之字即指善也故學者不可廢一 張氏此即中庸所謂誠之之目也五者有實義有實功有次第有緩急如人不可不學不可不問不可不思不可不辨不可不行此實義也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篤此實功也乃學然後問問然後思思然後辨辨然後行則有次第也若學問思辨在先篤行在後當其始則以學問思辨為從入之門及其

終則以行之篤為歸宿之地則又其緩急處也古今為學工夫不能出此五者故曰廢其一非學也 茅氏說見中庸 朱子曰五者多有事在須先打疊去閒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 江氏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子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葉氏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積累而



高必自下始也 施氏程子恐思叔為學躐等務高故問而不  
 答又恐其不會躐等之意故又曰累高必自下 張氏學不可  
 躐等而問必切問乃為善學思叔請問而持論大高其凌躐不  
 切可知此而答之非其所及知既恐滋其所疑強之以必知又  
 恐愈以生其妄故程子不答然程子雖不答而所以不當躐等  
 之故思叔未能自克則所問終未釋然也故良久弟曰累高必  
 自下示天下之至高者皆由積累而成且其累必有基基則自  
 下者也此便可知太高之論皆君子所不答而不切之問真可  
 無庸也至於所問之旨終未嘗言及是不答者乃所以深於答  
 而所答者乃其所以不答者也此伊川之善教也 茅氏以上  
 伊川語 張思叔名繹河南壽安人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從

之受學年二十歲矣詳見伊洛淵源錄累積也 江氏張繹  
 字思叔 永按思叔與尹彥明同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  
 明以篤行俱為程子所稱然又謂尹焞魯張繹俊俊者他日過  
 之魯者終有守也故思叔請問常有過高之病累高必自下所  
 以抑而救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葉氏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  
 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已自有所至 朱子曰此  
 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  
 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施氏朱子曰此如必  
 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



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張氏此欲學者循序漸進  
 以至於成也標表也準的也言人之為學固以聖賢為歸以道  
 理為的然先立一箇表的則希冀欲速之念生而下學之功廢  
 矣若能循循博文約禮不已其功勿忘勿助以漸而進自必有  
 所至雖以之希賢希聖無不可也又何必私意期望為哉 茅  
 氏標卑遙反 標表也謂先立之準而求至之猶以木立之表  
 而為之標記也此先生所以語邵伯溫者如此朱子曰學者固  
 當以聖人為師然才立標準心中便計較幾時得到聖人處則  
 有先獲之心矣 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  
 喟然之歎不于高堅瞻忽用力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  
 矣又曰所謂有為者亦若是及如舜而已矣者必自有的實平

穩下工夫處非徒晝思夜度以已所為技舜所為而切切然惟  
 恐不如舜也 江氏問為學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  
 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朱子曰忘先立標準如孟子  
 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然豈可日日比竝而較  
 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  
 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先立  
 標準才立標準心裏只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便有箇先獲  
 之心顏淵謂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也只如此平說只  
 恁下著工夫少間自有所至 以聖為志而忘立標準者必有  
 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  
 後獲意亦類此



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葉氏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施氏吳敬菴曰大學西銘二書其義廣大精密程門常以此教人者也初至其門者或未嘗知聖賢之道識聖賢之心若遽以此與看不惟不能使之體會於身且恐生其欲速求遠之弊也伊川於彥明竊意先使之聽其言論觀其行事教以主敬窮理切已反身使先知聖學大畧然後以此示之則心胸開豁進為有方將沛然莫禦怡然自得與驟看之者不同矣伊川蓋亦循循善誘教

不躐等之意歟張氏此亦教不躐等之意也大學明內聖外

王之道西銘通事親事天之理規模廣大意義精微初學見之

未必能無過於心即告之曰此天地大道聖賢公心而中未有

主思未能細不惟無以得其綱領條目之全通其理一分殊之

旨直以啓其好大欲速而膠葛紛紜終未有已故尹焞來見伊

川之初二書猶不與讀至半年後方得看蓋前半年所聞於師

者未嘗有放言高論所見於師者祇是循規蹈矩主敬窮理未

有涯涘反身修己未得歸宿知必有所以然者一旦看此二書

乃知平日循循下學只是求此道理則內外合一而萬物同原

吾身真不可自小也其豁然猛省奮然精進當何如矣伊川之

善誘也如是茅氏尹彥明名焞洛人河內先生子漸之孫靖



康元年以布衣召謝不用授以和靖處士而歸後官徽猷閣待  
制時彥明年二十方習舉業蘇季明指見伊川也吳氏曰半年  
後方得大學西銘看者蓋恐驟與之看或徒生其欲速求遠之  
弊而于身心茫未有體會處故先使之聽其言論觀其行事教  
以主敬窮理切已返身然後以此示之則進為有方渙然自得  
與驟看之者不同矣朱子曰此亦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  
其游其志也之意然亦微有病者蓋天下有許多書半年間都  
不使之看所以彥明終究後來工夫少了少間措之事業便有  
欠闕江氏尹焞字彥明號和靖朱子曰尹和靖從伊川半  
年後方見大學西銘不知那半年是做甚麼想只是且教他聽  
說話問也是初入門未知次第驟與他看未得曰是如此問

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是不是未  
欲便把那書與之讀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  
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  
看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此意思也好  
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淡了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許  
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天下事無不當理會者才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  
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問想當時大學未成倫緒  
難看曰然尹彥明看大學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  
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葉氏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

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

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施氏無心便是禪學無私心方是聖學

蓋禪學只要心空滅絕思慮空了天性故伊川曰無心便不是

若聖學則心中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言只當云無私

心也 張氏心者身之主宰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身一刻

無主則官骸皆為虛器遇事一刻無主則動作皆違物則如之

何其無心有人說無心不問可知為禪學矣伊川即辨之曰無

心便不是蓋說無心者似乎活潑而氏無滯碍不知心一言無

便不是聖學此正佛氏無心意無受想之說若聖學則言心便

有性但能純乎天理廓然大公便能順應乎物而盡此心之用

何嘗多心亦何得言無心故只當云無私心而已 茅氏一本

無伊川曰無心五字 按邵氏聞見錄云伊川貶涪州渡漢江

船幾覆舟中人皆號泣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比及岸有父老

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

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疑此語為此而發 朱子曰子靜謂學

者須是除意見非也蓋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且要除

意見之心即意見也又如何除之耶羅氏曰禪學惟以頓悟為

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

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有省就有所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葉氏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  
 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  
 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施氏無心便是禪學無私心方是聖學  
 蓋禪學只要心空滅絕思慮空了天性故伊川曰無心便不是  
 若聖學則心中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言只當云無私  
 心也 張氏心者身之主宰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身一刻  
 無主則官骸皆為虛器遇事一刻無主則動作皆違物則如之  
 何其無心有人說無心不問可知為禪學矣伊川即辨之曰無  
 心便不是蓋說無心者似乎活潑而氏無滯碍不知心一言無  
 便不是聖學此正佛氏無心意無受想之說若聖學則言心便

有性但能純乎天理廓然大公便能順應乎物而盡此心之用  
 何嘗多心亦何得言無心故只當云無私心而已 茅氏一本  
 無伊川曰無心五字 按邵氏聞見錄云伊川貶涪州渡漢江  
 船幾覆舟中人皆號泣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比及岸有父老  
 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  
 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疑此語為此而發 朱子曰子靜謂學  
 者須是除意見非也蓋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且要除  
 意見之心即意見也又如何除之耶羅氏曰禪學惟以頓悟為  
 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  
 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有省就有所見  
 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



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  
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江氏永按無心之說  
入於空寂聖賢之心公而已矣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  
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葉氏一本作伯淳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  
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

張氏謝顯道程子門人名良佐上蔡人平日有志聖學而所

見過高其來見也伊川欲發其病而藥之因問近日所學工夫  
如何彼即據所見對曰天下事任其自然何必思慮以滋紛擾  
蓋亦實見得道如此故引繫辭以見意也然義精仁熟之後而

順其自然乃是至誠之無事進學求道之時而矯語自然恐類

異端之強制故伊川戒之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蓋明是聖人之言論理何嘗無此境界但未至其地如何說得

即果見及而此語無乃發得太早乎所謂談何容易是也茅

氏伊川一作伯淳事謂所事猶第五卷做得甚工夫也天下

何思何慮見易繫辭下傳或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謝氏曰

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

一句轉却曰當了終湏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

入禪家去矣

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葉氏鍛煉冶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冶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



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 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  
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施  
氏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欲坐  
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故伊川曰是有此  
理賢却發得太早在然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  
工夫此伊川善於陶鑄人也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  
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言其  
還要下學也 張氏此因上文戒顯道之詞又詳記伊川一時  
之語以明其善教也鍛煉猶言陶鑄也言伊川先生最能隨時  
誘人既戒其發言太早又欲乘機策其下工夫曰恰好著工夫  
蓋上蔡亦是涵養得有些端倪見得無欲之妙但未有著實工

夫後來終成捕風捉影故戒以輕易自足復勉以及時下學便  
能循循向上去勸戒有加無已如此宜其成就人之速也 茅  
氏鍛鍊或作煅煉音義並同說了又下遺書有恰字 朱子曰  
人患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工夫都欠故  
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愚按未事而思臨事  
而慮使理無不明處無不當便是著工夫處也 問聞此語後  
如何謝氏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  
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  
知識却然長 江氏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著工  
夫此是著何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  
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工夫却欠程子道恰好著工夫便



是教他者下學底工夫 永按事物各有當然之理何思何慮  
 順理而行因物付物者也謝氏之學未至此故謂其發之太早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  
 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葉氏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  
 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施氏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  
 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故學者不可  
 執著道理方中正也 張氏此上蔡見地明白後因悟當日受  
 教之難融并述明道之言見其善發人之病也學者中未有主  
 一聞警戒把持不定東走西作真似不奈何往往支吾逃遁多

著閒話譬如酒醉人顛三倒四纔扶起這邊已倒那邊既不自  
 在猶自矯強怕人扶持此段光景真覺可笑故顯道承先生教  
 只管著他言語而明道因以醉漢形容之也顯道至此猶追憶  
 其言其猛省於師教者已久而得力亦有自來矣朱子謂上蔡  
 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  
 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故學者不可執著道理方中  
 正也 茅氏管著之著上蔡語錄作看 只管著他言語謂但  
 于程子之言執守弗失而不能有以得其意也末句乃上蔡所  
 以推明程子之意如此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于明道玩物喪  
 志之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  
 墮于一偏 江氏朱子曰上蔡因有發于明道玩物喪志之一



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  
一偏如扶醉漢真是如此 扶醉漢之說今之學者大抵皆然  
如云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  
一齊棄了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

葉氏說易見繫辭 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素定

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

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

相資也 張氏此言內外之交養互發以明繫辭所言為學自

然之機也天下之理本無內外故為學之道不離屈伸易曰精

義入神乃精於研究義理以通乎神妙之極可謂屈矣然凡事

斂其精神刻入深思使義理素定於心則推之於身無不順理

而裕如是乃求利吾外也伸何如乎又曰利用安身乃利於推

行事理使吾身各適其所安可謂伸矣然凡事沛然肆應從容

恬適則吾心之德愈覺光明而日休是所以致養吾內也無非

屈之機也然則寂守而不足以利用是遺外也非所謂學也徇

物而不足以養心是遺內也亦非所謂學也 茅氏易繫辭下

傳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于神事素

定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安安素利乎

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又曰精義入神疑



與行處不相關然見理透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  
 德不相關然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問求字似有先獲之心  
 精義入神自有以利吾外何待于求朱子曰然當云所以利吾  
 外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  
 知也  
 葉氏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  
 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  
 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  
 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  
 施氏此言内外交相養崇德之事也易曰精

義入神精究義理而造於神則事理素定於吾内以求順利於  
 吾外也易云利用安身循理而行身得其安則素順吾道於外  
 以致養吾德於内也此乃精義利用可以思而得勉而中若夫  
 窮神知化乃養極其盛自然而致之非思勉之所能強君子未  
 之或知也蓋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跡窮神知  
 化豈思勉之所能強哉君子惟務精義利用以崇德而已張  
 氏承上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日進不已至於窮極神妙之理  
 而無方深知化育之機而不測乃充養之盛純熟自至豈勤思  
 勉力之所能強易所以言德之盛也然神化之盛德總由精義  
 利用以幾之則君子惟盡崇德之功而外此未嘗致意求知以  
 生妄希之念也故易又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是不知者屈



之意也自至者伸之義也學之道何一非屈伸之自然乎 茅  
 氏強區兩反 正蒙下同 朱子曰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如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言窮神知化乃德盛所自  
 致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蔡虛齋曰神以存主處言化  
 以運用處言 江氏正蒙下同 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  
 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  
 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 問求利吾外求  
 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能利吾外何待於  
 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  
 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乃  
 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

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  
 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  
 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

葉氏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  
 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  
 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  
 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  
 善是也 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



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施氏形謂形體受形以後理即在氣質中故有氣質之性蓋天地之性是理也氣質陰陽五行所為也人隨氣質而偏則失其性之真若善反之則天地之性猶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而必反乎天地之性也張子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 張氏此張子欲人變化其氣質也形形體也得天地之氣生而成質故謂之氣質性止是理耳既成形而理亦賦則有氣質而性亦不能離矣於是有形質之性程子所謂兼氣質是也然人雖不能無氣質之性而天地之性乃吾之正性惟氣質不能無偏而天地之性亦隨之而失故必深自濯磨反其偏者

使歸於正然後人欲去而天理見天地之性自存於吾焉彼氣質雖吾所有而其性不可恃君子終不敢以為此亦吾性而拘之以滅天地之正也然則變化氣質者復性之要務也是所望於善反者矣 茅氏形謂耳目口鼻成形以後也反之猶湯武反之之反善反之謂善于反之也弗性者以其非性之本然故弗以為性也 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 江氏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



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韋陶謨所謂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

若工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葉氏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

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茅氏言德不能以勝其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皆氣也德能

有以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亦無非德矣朱子曰性命于

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

于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命愚按朱子初

以命為聽天之命既又以下文分言性天德命天理遂將命與

性平說言性與命皆由于氣由于德也今德之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葉氏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學問之極功也學至於是則渣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稟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施氏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此言善反之功在窮理盡性也高宗憲曰性者天所命德者已所成氣血氣也德不勝氣則性命皆由於氣性不能全其本然命

不能順其自然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於德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窮理盡性則有德矣德勝其氣而氣變矣其氣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有定數而不可移耳張氏此欲人修德以全性即所謂善反之者也性命於天出於無為者也德成於人可力而勉者也人不能修德則性情難以堅定便為血氣所使而德不足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受與天之所賦專職其權於氣而滿腔皆是氣用事矣既成其德則理義已極充盈血氣亦自退聽而德遂有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受與天之所賦皆主其權於德而滿腔盡是德用事矣故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而所賦於我皆天之理遂成為有德矣至是而氣亦不自知其變矣所不變者獨生死修夭為氣之



有定數而不可移者耳 茅氏朱子曰人性本無不善而氣稟所拘故有氣與德之異惟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本原至善之物矣蓋即孟子所謂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之意 朱子曰性以其定者而言命以其流行者而言黃氏曰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 江氏問性命於氣性命於德前日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自如此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

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為之理 性與氣質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所賦之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天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這箇却須由我 問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皆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  
否曰固是問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曰性是以其  
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本恁地流底性便是  
將椀盛得水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潔淨椀盛得清汗漫椀  
盛得濁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  
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  
命於德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者皆  
是德也曰然氣不可變惟壽夭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問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者肆其嗜慾者則多死亡是死生修  
天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為喻與此說不合如何曰正蒙之言  
恐不能無偏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  
必由學乎

葉氏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  
質不齊要皆稟於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  
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  
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  
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苑氏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領  
猶理治也好善也此提出學字示人變化氣質之方也人之  
氣質不齊要皆稟於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事而物欲消除矣  
陰濁勝則物欲肆行而德性虧損矣惡屬物欲好屬德性領惡  
則物欲不行全好則德性用事此則必由學問之功也蓋學則



陽明勝而德性用矣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  
 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張  
 氏此明氣質非學不為功也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領猶理治也  
 好善也理與氣同稟於天故曰莫非天也理足則陽明勝而德  
 性用事故日進於高明氣偏則陰濁勝而物欲肆行故日流於  
 汙下德性用事志潔行芳天下之善孰加焉物肆行神昏行殆  
 天下之惡孰甚焉無以治之將終於惡也無以體之亦難以有  
 其好也治之體之惟有學之一道耳蓋學則格物致知以明其  
 理閑邪存誠以去其私氣質之變實由於此夫然後靜虛動直  
 清明純粹直與天為徒矣茅氏莫非天也兼善惡而言即下  
 文陽明陰濁是也領惡而全好見禮記仲尼燕居篇領猶治也

惡指物欲而言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好謂德性也學如講習  
 討論省察克治之類朱子曰稟得氣清明者是陽也此理只在  
 裏面而德性自用稟得氣昏濁者是陰也此理亦只在裏面但  
 為昏濁遮蔽所以物欲自行又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  
 江氏禮記領惡而全好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問莫  
 非天也是兼善惡言否朱子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然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惡陽便清明陰便  
 昏濁大抵陰陽有主對待而言者如陽仁陰義之類又別是一  
 樣專就善上說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  
 家意思體驗便見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復黑暗  
 了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  
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葉氏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  
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  
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 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  
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  
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張氏萬物皆備  
於我故心具眾理而應萬事本自至大况天下之物皆實理所  
為豈能出吾心之外然必一私不存使此心廓然大公乃能入  
乎物之中而體認其理若物理有所未體則物與心隔而心為  
有外矣世人心私欲蔽塞故內外扞格止能於所見所聞者

知之狹隘甚矣惟聖人全盡天理覺吾性中所蘊無一不與天  
下之物相通原非推測而知藉見聞為事故不以見聞梏限此  
心之量而其視天下之大道無一物不在性中即無一物而非  
我也其心之大又寧有外耶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  
天心

葉氏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  
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施氏朱子曰體猶  
體認也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  
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 冉永光曰心之量無物不包本至大也能大其心則能體



天下之物而一物不能外物有未體則心不能包此物為有外  
矣世入之心止於所見所聞之私故小聖人窮理盡性不以見  
聞桎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乃為大耳孟子謂盡心則  
知性知天以此天之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盡心  
知性則為無外之心足合天心豈有不知天者乎所謂世人止  
於聞見者乃因物交感而知非由於德性而知若德性所知者  
不萌於見聞而自知之故能體天下之物而無外也張氏承  
上文聖人之盡性而言人心與天為一聖人盡性便是盡心盡  
心便可以合天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亦以此蓋盡此心之  
量而於所具之理明徹無蔽則其所從出之原可推矣天大無  
外則其心亦無外故有外之心與天殊不相似何足以合天心

蓋人即天心也心不能如天之大非人也彼遺物者抑何其自  
小之耶茅氏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謂以身入事物之中究  
見其理也不以見聞桎其心乃說聖人盡性事學者則須先于  
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盡心只是心極其  
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本言  
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欲大其心而後知性  
知天也橫渠說固好若專如此說便無規矩此心瞥入虛空裏  
去又不可以不知也朱子曰有私意則內外杆格但見得自  
已身上事凡物皆不與之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江氏朱子曰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  
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桎其心故大而無外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蓋盡心則心  
極其大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  
亦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聞見之外猶有我聞不見  
底道理在若不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  
橫渠之意孟子之意則未必然孟子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  
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只如  
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只是  
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  
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有一物未  
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到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  
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橫渠此說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  
如何便能盡其心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問物有未體  
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曰是將自家  
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曰體羣臣也伊川云天  
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又曰是置心在物中究見  
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格其心曰張子  
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  
先是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天大無外物無不  
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地不相似十  
分事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己凡



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便無歸著入於邪道之說如夫子都說得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葉氏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毋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

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施氏仲尼絕四以身作則自始學以至於成德皆然故曰竭兩端之教也意必固我皆是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際意是不好的意思必定要如何是期待固是留滯不化我是執着為我四者皆私意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至公無私故與天地相似常人只此四者纏擾心中滾過一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張子謂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而況四者之俱有乎故曰聖人竭兩端之教必要絕此四者何以絕之只一箇毋字而已毋字是箇醒字一醒便毋了張氏此橫渠體會聖人身教之妙也



意必固我四者是常情自始學至成德皆不可有此累兩端猶  
言兩頭四者常為終始中邊前後未易淨盡惟聖人渾然天理  
絕無意必固我之累則自始學以至成德聖人直以身作則不  
啻即大小事前前後後之病節節指示出來竭盡其教而無餘  
焉所謂叩兩端而竭者即此可想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在事後意者應事接物先著計較是有思也必者預作主張做  
時便要如此是有待也固者守其成見執而不變是不化也我  
者顧己地位意趣不融是有方也常人多是四者之病循環纏  
擾豈知天地無心成化往過來續無期待無留滯人於四者若  
有一焉安能與天地相似惟聖同天學之者即未能絕尚思所  
以毋之乎  
茅氏似下宋本無矣字  
張子絕絕毋並為禁止

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與論語集注異意是思量要如  
此也必者是事未至而期于必行若預為之待者然固曰有待  
固者是事之已過滯而不化我者是事必欲自己出此心便不  
弘大如限于方隅者然故曰有方  
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  
一焉何也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于私意而後來  
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絕一便得何用  
更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江氏朱子曰橫渠之意以  
絕為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毋字  
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  
意有思也  
未安意却是箇有為底意思為此一事故起此一意也  
問夫  
予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言意有思也



與此相反曰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	但不可有私意耳	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葉氏說見論語	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	施氏反復也	達只是進進不已之意上達者達向上去復還天理者也下達者達從下來溺於人欲者也	張氏此張子明論語君子上達節意也達只是向前直去之意上達是向上去乃復反乎天理者也天理清明上升之象循理則日徹一日進而不已即上極乎高明矣下達是向下去乃循乎人欲者也人欲重濁下墜之象多欲則日溺一日流而難返便究極於汙下矣此君子小人之分所以有天淵之異也	茅氏反
--------------------------	---------	---------------	--------------	--------	----------------------	-------	-------------------------------------	--	-----

復也以上二條說並見論語	江氏葉氏曰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明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葉氏說見繫辭	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施氏易曰知崇如天謂知識日進於高明則其崇如天也此形而上之道也知何以崇哉亦惟窮究動靜循環之理吉凶消長之道兼乎晝夜而知則知崇
-------------	---------------------------	--	--------	--	--------------------------------------	---



矣然智足以知此理而不能品節事物之理以成其性則亦非  
已有也故必由知反而又循禮以成性然後天下之道義出亦  
如天地設位而變化之易行乎其中也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  
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天的道義是眾人  
共由的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也張氏此會易繫  
與論語所言知禮之意以見其互相發明也易言知崇禮卑知  
崇者窮理則見識高明日進而上殆如天也形而上之象也必  
如何方可言知崇如易言通乎晝夜而知是也研究事物之理  
已徹乎陰陽動靜之故乃能通乎晝夜而知其理其知可謂崇  
矣然既已知之而不能行之以禮使中正在躬若出天性之固  
然尚非已有也此易言知崇必繼以禮卑而孔子言知及亦曰

不以禮未善也故人能知明禮安以成其性則知行並進天下  
之道義皆從此出如天高地下而陰陽之理行焉是以易言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蓋知崇如天禮  
卑如地道義如陰陽原無二理也茅氏而知之知如字餘並  
音智知崇禮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並見繫辭上傳事物形而下者其理  
則形而上也知崇以造其理言故曰形而上禮卑以履其事言  
故曰形而下矣性之謂復其性也朱子曰通猶兼也知晝不知  
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晝夜即幽明始終鬼神之謂成  
性猶言現成之性性是本然善者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橫  
渠說成字似習與性存之意非是程子語錄謂萬物自有成性



存存便是生生不已却好反解易則云成其性存其存亦是此  
病又云識見高于上所行實于下中間便生生不窮張氏曰  
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則必流于禪踐履可觀而見地卑下則  
止于鄉曲而已學問之道只知崇禮卑四字盡之江氏朱子  
曰知崇天也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晝夜而知通  
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晝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知  
皆未盡也合知禮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問橫渠知  
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  
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  
艱意是如此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

疾以此

葉氏繫辭傳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  
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  
其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疾災患也施  
氏此言困能進德易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困厄之時有  
言不信則恐懼不敢自安必能警悟通曉必能奮發振起見理  
必明為善必敏故為德辨為感速也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  
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辨惟德慧術智乃為聖賢豪傑作用也  
然常存乎疾疾故曰困之進人也張氏此合易與孟子之言  
以明處困之可進德也辨別也大抵人情困厄則能激發感悟  
故困之時人之德性學問最易進益易曰困德之辨也言人當



困時憂深慮遠審擇乎吉凶之幾必詳而慎持乎險阻憂虞之  
界者必預用心苦則窮而能通用力貞則鍊而能敏為德辨為  
感速洵不誣也即孟子亦云人之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疾疾者  
以此之故蓋人之德性所以靈慧操術所以多智者常出於遇  
災罹患之人彼其明生於刻苦而識長於艱難是以德不病其  
迂慧不入於小術不至於疎智不流於鑿也凡此皆困之進人  
者也此即孟子之深有契乎易者也 茅氏存上今正蒙本無  
常字 困德之辨也見易繫辭下傳德辨謂以處困之亨與否  
辨其德之至不至也感速謂吾之感發速也此者指德辨感速  
而言 江氏朱子曰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葉氏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  
為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  
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施氏六句一層進一層言動  
以一身言晝夜以一日言瞬息以一刻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  
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一息一息必有所養以  
天理養吾心也目之開闔為一瞬一瞬必有所存存天理於吾  
心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張氏此示人以無息之  
學也言君子自一身以至於一日一刻皆當操存省察無少間  
斷然後能進進不已以幾於聖賢之學故就一身而論不能無



言也言則必係世道人心而後為有教不能不動也動則必中  
 子規矩準繩而後為有法自一日而論必有事於晝也晝則勤  
 其功而有為終日乾乾是也不可廢於夜也夜必澄其慮以驗  
 有得夕惕若是也至於密之又密如一息之間道義不使去心  
 一瞬之頃天理自覺常存而終食不違參前倚衡不是過也學  
 者用功不當如是乎 茅氏瞬音舜 氣一出入為息日一開  
 闔為瞬朱子曰橫渠六有說極好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  
 養亦是如天地生物春生夏長固是不息秋冬斂藏生意亦何  
 嘗不流行學者常提撕令此心常存則日有進又息亦有養瞬  
 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于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江氏朱子曰  
 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

或靜坐存養亦是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坐而已  
 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  
 但說得太緊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葉氏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  
 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  
 間而位乎中予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  
 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  
 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  
 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愚按禮記仁人之事親  
 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 施氏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張氏此橫渠先生頂天立地深契本原已見大意故推生人所由來與此身所自生融會而參同之因事親以明事天合併而言交暢其旨作銘自訂欲使胸中洞達不致頑而不化也乾健也陽之性而天之所以為天也坤順也陰之性而地之所以為地也天以至健位於上為萬物所資始有父道焉稱父可也地以至順位於下為萬物所資

生有母道焉稱母可也資始資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其間則有子也藐然此身形氣與天地混合無間而位乎其中有子道焉父天母地倘不知天下一家道理恐無以為子無以為人天地父母其將謂我何故下文遂歷言其所以然茅氏母叶滿補切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合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乾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此四句乃一篇綱領言人為天地之子也江氏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



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  
 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  
 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  
 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葉氏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  
 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  
 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  
 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施氏朱子曰乾  
 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

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  
 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  
 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張氏承上文混然中處而言人  
 既處天地中則此氣此理直與天地通一無二故陰陽二氣充  
 周遍滿乃天地之塞也吾實以之為體是此身氣血稟受於父  
 母者也健順合德主宰默運乃天地之帥也吾實得之以成其  
 性是此心精爽運傳於父母者也然則吾以此身為天地之分  
 氣分形天地亦以吾身為一脉一氣也混然中處者可自小其  
 體自薄其性乎 茅氏性叶息與切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  
 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  
 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



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  
 處之實可見矣又曰吾其體吾其性有吾去承當之意陳北溪  
 曰塞字就塞乎天地之間句取一字來說氣帥字就志氣之帥  
 也句取一字來說理此二句言人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朱  
 子謂此篇大要只在此二句江氏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  
 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  
 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  
 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  
 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葉氏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

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  
 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  
 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  
 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  
 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  
 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  
 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  
 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  
 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施氏朱  
 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



善書林  
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  
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  
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氣貴焉故曰同胞  
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  
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  
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  
已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  
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  
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  
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張氏此即並生  
於天地者推其共本同原以明父乾母坤者之不容以自私也

人物同得天地之塞以為體同得天地之帥以為性但所稟之  
清濁不同則體不能無偏正所賦之純駁不一則性不能無昏  
明故惟得其秀而最靈者乃與我同類之民也其形氣與我同  
其正性命與我同其全是形生之最貴者此如吾之兄弟屬毛  
離裏同顧復於父母雖同胞視之可也至於生質之蠢而為物  
乃與我不同類者也其形氣之偏已與我異性命之雜亦與我  
分然同是含生負性之倫亦猶我之儕輩往來交接同闕情於  
父母即徒與通之不為過也體同胞之意則必由親親以仁之  
念吾與之誼則必推仁恩以愛之天下一家兄弟翁也庶類咸  
若儔侶乎也天地之所以位非即父母之所以順者乎 茅氏  
朱子曰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



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于性  
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  
以通乎性命之全體于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  
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  
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  
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  
如己之儕輩矣惟吾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  
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  
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參  
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于外也 江氏朱  
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

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  
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  
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  
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  
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性體之所  
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  
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  
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  
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  
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  
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葉氏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  
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  
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  
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  
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  
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  
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惛  
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施氏朱子曰乾父坤母而  
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

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  
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  
乃所以長吾之長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  
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  
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  
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  
者而何哉 張氏此又即同胞之中別其貴賤尊卑賢否窮達  
明其皆為乾坤所子皆吾兄弟而與共事父母者也天下之人  
固皆父乾母坤為天地之子矣然天地之大統不得不歸一人  
如一家之統系不可不屬之嫡長則承天地統人物者大君是  
也是為父母百世不祧之宗子也降而有大臣則左右大君以



整頓乾坤殆猶諸子之有幹才宗子委以家事則亦宗子之家  
 相而已至於天地間有高年焉理當尊也而體天地而引年與  
 推親親以敬長無二道也天地間有孤弱焉情當慈也而承天  
 地而恤孤與順父母以撫幼無二理也若夫聖人與天地相似  
 則亦同氣中之合德於二人者也賢人鍾天地之英則亦式好  
 中之挺秀於鴈行者也况曠觀天下或所受不完或所遭不偶  
 窮苦難言如疲癯殘疾憊獨鰥寡亦不乏人類而推之皆吾兄  
 弟彼特承受世澤不起俯仰乾坤顛連無告耳然父母之心未  
 嘗不念之有兄弟情者諒不得而忍視之也 茅氏相去聲叶  
 息里切又叶息與切與上處與叶長張丈反其幼之其葉本作  
 吾憊渠盈反末句宋本皆無之二字告叶居候切又如字與下

孝肖叶 憊孔安國書傳曰憊單無兄弟也朱子曰乾父坤母  
 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  
 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  
 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  
 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  
 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  
 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  
 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  
 者而何哉 此一節皆就同胞中推出見其有殊分而無二理  
 也朱子謂篇首至此如碁局 江氏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  
 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



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  
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  
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  
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  
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  
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葉氏朱子曰畏天而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  
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  
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施氏朱  
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

親之純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  
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張氏上言天下  
一家萬物一體自此以下乃言事天之功不異於事親也蓋知  
天地為大父母則事之敢不敬乎敬之斯畏之矣詩云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乃子之敬親翼翼奉持恐失者也又安得不愛乎  
愛之斯樂之矣易曰樂天之命故不憂者乃子之愛親仁孝純  
篤而無間者也茅氏于時保之見詩周頌我將篇翼翼恭敬之  
意言子之所以恭敬其親者也樂天知命故不憂見易繫辭上  
傳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  
其愛親之純也又曰前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  
然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朱子謂此下如



人下基 江氏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葉氏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

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

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

故謂之肖 施氏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

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

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

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張氏由是而天人父子之際逆者自

逆順者自順俱可參觀矣如日用當行之理乃天之德不循理

而徇欲是禮所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者也生生不

已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天之仁也戕害天理之仁是傷其親之

甚者也故謂之賊天之降才本可為善長惡不悛不可教養與

古之言不才子者何以異若夫天子以形皆有天性能盡性以

踐其形則與天地合其德亦若子之克肖其父母而已 茅氏

孝肖為韻而翼德賊復自為韻朱子于退之張徹墓銘所謂法

兔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者也濟成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

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

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	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戕滅天	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	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	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葉氏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	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	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施氏朱子曰孝子
--------------------------	-------------------	--------------------------	--------------------------	--------------------------	-----------------------	----------------	--------------------------	--------------------------	--------------------------	------------------	---------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	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	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	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張氏此即能踐形者而極言之乃上	文樂天之事也化育之故著於萬物乃天之事也盛德之知化	則紹天之事而推行盡利焉孝子善述人之事其是之謂乎神	妙之機運於無形乃天之志也盛德之窮神則體天之志而成	性存存焉孝子善繼人之志非此之謂乎	茅氏朱子曰孝子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	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	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
--------------------------	--------------------------	--------------------------	-----------	----------------	--------------------------	--------------------------	--------------------------	------------------	---------	--------------------------	--------------------------	--------------------------



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江氏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  
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  
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葉氏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  
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  
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  
也 施氏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  
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  
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

形者也 張氏又即求踐形者而實言之亦上文畏天之事也  
事天者當使仰不愧俯不作故中庸引詩言不愧屋漏與孝經  
引詩言無忝爾所生可相發明也事天者當使此心不舍此性  
不害故孟子言存心養性與孝經言夙夜匪懈又可互証也  
茅氏懈叶居寄切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  
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  
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  
以求踐夫形者也 江氏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  
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  
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事天之事而君  
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葉氏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  
 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  
 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  
 者廣矣 施氏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  
 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  
 永錫爾類者廣矣 張氏自此以下三節乃舉古來之善事親  
 者以証事天之功也事天者必絕嗜欲以養性養性者不忘天  
 也猶之養身者不可忘父母人之過欲能如禹之惡旨酒而不  
 忘天之養則與孟子言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大懸絕矣

事天者必有以成物然後完其成已之量猶之事親必能以孝  
 感化人然後為孝道之純人能本天為教如孟子所云得英才  
 而教育則與穎考叔之推純孝之類以錫及莊公者又彼此同  
 揆矣 茅氏惡旨酒見孟子及戰國策崇國名伯爵史記索隱  
 云連山易曰繇封于崇國語有崇伯繇是也穎地名封人官人  
 鄭大夫穎考叔也事見春秋左傳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  
 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  
 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  
 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江氏朱子曰好飲酒而  
 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  
 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



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死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葉氏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  
 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  
 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  
 也施氏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  
 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  
 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  
 申生也張氏事天者必至能格天方見盡人之隆亦如事親  
 者必順親方見盡孝之大事天之道若得致天心豫順則與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者其功一也事天者必當脩身以俟

惟天所置亦如事親者先意承志罔敢有違耳事天之道若能  
 安命奉行則與申生之被讒無所逃而待烹其恭一也茅氏  
 死施紙反申生晉獻公世子事見春秋內外傳及禮記檀弓  
 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  
 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  
 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  
 則亦天之申生也又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  
 順受而已故曰恭問穎封人申生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  
 孝道朱子曰西銘本是說事天不是說孝蓋事親有正不正若  
 天道純熟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若之耳至若申  
 生無所逃而待烹固為未盡子道然若事天如此則又可謂能



盡其道者蓋人有妄天則無妄若命之死自是理當如此惟有  
 聽受之而已固不得以獻公比也 江氏朱子曰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  
 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  
 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葉氏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足  
 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  
 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  
 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  
 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

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  
 奇矣 施氏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  
 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  
 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  
 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  
 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  
 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  
 天之伯奇矣 張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無虧乎賦予之良  
 是即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之義也不見夫啓手足而知免  
 體其所受於親者而歸其全曾子之事親然乎人能不喪天棄  
 天保其全受者而全歸之不亦事天之曾子乎人知天地之命



難移當無拂乎氣數之常是又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是從  
 之義也不見夫履霜鼓琴以從令伯奇之事親然乎人能於吉  
 凶禍福勇決聽從而順受其正則又一事天之伯奇也 茅氏  
 受宋本作愛注一作受愚按從受為是且朱子注亦解作受奇  
 叶渠容切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見禮記祭義篇伯奇尹  
 吉甫子為後母所譖見逐世傳履霜操為伯奇自傷而作朱子  
 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  
 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  
 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  
 之曾子矣子于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  
 則勇于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

之私故事天者能勇于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又曰  
 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  
 使我者一事之仁也 朱子曰此文總借事親以明事天之道  
 如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匪懈無忝却說事親至其說事  
 親處皆兼常變言曾子是常舜伯奇是變此自人事言之則如  
 此天道直是順之無有不當者 江氏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  
 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  
 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  
 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于從而順令  
 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



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葉氏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

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

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不忘

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施氏朱子曰富貴福澤

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

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

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

亦一而已矣張氏此又言人能忘遇以事天則見天之處我

者無非父母之心也富貴神澤任人之自取之無異飽煖安佚

必欲為子謀之然此豈私奉我哉將厚資吾生使之為善而非

以養驕也貧賤憂戚雖至偉人而不免無異艱難刻責欲寬令

子而不能然此豈私困我哉蓋以玉必琢而後成拂亂乃所以

增益而勞苦即所以全愛也夫是以事天之君子得志則與民

由之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所謂愛之喜而不忘惡之勞而不

怨者凡以此也茅氏庸用也玉寶愛之意言天正所以寶愛

之以使之成就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之

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于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于人父母之于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



公之富而不至于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江氏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葉氏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

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施氏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此篇乃橫渠先生得統於濂溪先生處濂溪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故張子以乾坤為大父母而人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為體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則皆天地之子也但人得其全而物得其偏耳人雖有貴賤貧富老幼賢愚之不齊然均為天地之子則當視天下為一家而以天下之人猶兄弟也如此則心胸宏廣大公無我何處容得纖毫私意耶世人各私其身昧於公理如人有頑痺之疾血氣不相貫徹故張子作訂頑以示人推原一本



詳示工夫真求仁之要旨也此篇最緊要處是天地之塞兩句而兩句中一性字又是最緊要處前半截自乾父坤母說起而以天下之顛連無告終之則於人不可有纖毫之間隔有纖毫私意便間隔矣後半截自于時保之說起而以存順沒寧終之則於我不可有纖毫之間斷有纖毫私意便間斷矣故後半因孝子事親之誠以明仁人事天之道總是要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也蓋吾之體性皆得於天地父母皆可以為聖賢彼汨於私欲者自為悖子耳自為賊子耳自為不才子耳天地父母之心豈欲其至是哉必要為聖為賢方能盡天地之性克天地之體而為肖子也靜思天地父母之仁無毫髮之不到無須臾之不然而吾事親之孝為事天之仁者亦當無毫髮之或差又當

無須臾之或間究得盡時便是聖人推而行之便是王道立志求仁者常存此意於心而不忘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也張氏結言事天事親皆必至於生順死安無復遺恨而後為至也孝子之事親也身存則順乎親而事之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身沒則返之吾心而安寧有以為子無忝所生也仁人之事天也身存則順乎天而事之理與之通而無所或逆沒則問之吾性而亦安寧可以為人無愧兩大也學者誠能存此心則知貌然此身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無所負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精而求之歸諸天德推而大之無非王道卓然效參贊之能事天地以我為孝子恬然盡繼述之善圖父母亦樂我為仁人至於理一分殊之旨橫看直看俱是可以盡仁可以精義廣大精微



程子論之已詳抑愚嘗思之自乾父坤母推至兄弟無告乃言  
盡心知性而知天之事自于時保之至穎封人之錫類乃言存  
心養性以事天之事自不弛勞而底豫以至末乃言修身俟死  
以立命之事天人性命之理先賢先儒言之同條共貫若合符  
節亦可知斯道之四達而不悖也已 茅氏寧奴京切 朱子  
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  
于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  
所愧于天也蓋所謂朝聞道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  
銘以是終焉 江氏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  
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  
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道夕死吾得

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  
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葉氏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張氏秦漢以來學多未純  
張子則毫無駁雜故所言精粹 此下八節集解闕原編列本  
注今照葉本補 茅氏本注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體處為  
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  
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  
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葉氏體認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  
於大本一原之妙矣 張氏此欲學者領會訂頑之意無務求



之高遠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須體認此意實為  
 我有則地位已高至此真知而實踐之則自有見於大本一原  
 之妙矣若不能體認而務求高遠何益哉 茅氏陳氏曰見得  
 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何用  
 窮高極遠  
 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葉氏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 張氏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訂  
 頑徹上徹下直從源頭處理會覺得萬物一體絕無些子隔闕  
 此心已達得天德也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  
 於言語之外者也

葉氏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  
 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  
 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  
 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  
 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 張氏游酢字定夫程子  
 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  
 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  
 生同稟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  
 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  
 中庸之理張子能會通之語雖異而旨則同定夫一見便觀得  
 此理亦可謂學能達原者矣 茅氏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



元豐六年進士調越州蕭山尉用范忠宣公薦召為太學錄改  
宣德即除博士忠宣罷政公亦調外徽宗即位召遷為監察御  
史真氏曰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  
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在其體其性二言而終篇反覆推明  
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  
曰即中庸之理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  
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  
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  
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葉氏本註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楊時字中

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體是理一也然  
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  
則汎然竝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竝立  
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  
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  
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  
箇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  
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  
一分殊在其中矣張氏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  
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  
龜山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疑西銘言胞與而不及推行節



次恐流弊幾近於墨氏程子解之謂橫渠正蒙中其立言不無  
 有過至若西銘之意直欲推窮底蘊揭出示人前聖未經闡發  
 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一初解有功性學不得以墨氏相比  
 蓋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  
 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汎然並施  
 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並立而為二本矣  
 茅氏楊中立名時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  
 縣因家焉中熙寧九年進士後官龍圖閣直學士提  
 州洞  
 霄宮 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陸氏曰林  
 次崖謂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  
 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殊其分殊

也此一段發明程子理一分殊之說最明而羅整菴謂其未睹  
 渾融之妙亦過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

葉氏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為己之私勝而失  
 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  
 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張氏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  
 蔽也為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  
 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  
 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葉氏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為仁之方西銘是



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張氏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為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兩者判若懸殊疑其相近則失旨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葉氏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為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差等耳非二端也施氏此總記程子評論西銘之語教人切已體察也張子學堂雙牖左書砥愚右書

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訂頑即西銘也程子嘗以此篇教學者謂我有此意而無子厚筆力之妙說得醇粹完備狀仁之體莫切於此學者當體認此意實為我有則地位自高以此立心便可以達天德言語外便能道得中庸之理也至於與楊子論理一分殊四字尤見西銘之妙論仁而義在其中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且直看橫看俱有一箇理一分殊學者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又森然其不可亂方得西銘之旨也張氏况橫渠本意要人實踐推行即體是用何嘗遺却一邊龜山錯會故不免有此疑耳或謂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為二也不知以理推此則並生於天地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



然是理也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差等耳非二端也即如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即在其中矣此西銘義蘊極為精深得程子發明則其指益暢學者所宜深玩也 茅氏自明道先生至此葉本並大字無本注字分並音問此必二反為去聲 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有箇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

近于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問龜山語錄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曰仁只是發出來者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如愛父母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黨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國家只是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是義也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并天命之謂性言之耳又曰諸子只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又曰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吾胞物為吾



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  
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  
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  
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于其中又有  
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謂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  
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先生始發明之江  
氏游酢字定夫楊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朱子曰西銘要句  
句見理一而分殊今人說只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乾  
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  
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看便  
見分殊餘詳見性理大全

又作疑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葉氏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  
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  
不我疑不可得也茅氏疑賤平聲一音去聲謀叶謨悲切見  
音現能叶年彌切又古韻明能通或自相叶亦可疑說文以  
石刺病也服虔春秋傳疑石也季世無佳石故以鐵代之言動  
之戲本出于有心而以為非心之所為而欲人之無已疑所以  
明長傲之失吳氏曰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  
作也發于聲謂戲言也見乎四支謂戲動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



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葉氏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夫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茅氏人叶如丁切言言動之過本非出于有心而以為己之所當然而欲人之從我所以明遂非之失吳氏曰失于聲謂過言也繆迷其四體謂過動也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葉氏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累其身心哉氏高忠憲曰有心戲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謀而作也謂非己心難以欺人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謂己當然既已誣己欲人已從復以誣人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而不知戒其出汝者乃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而不知歸咎其



不出汝者則遂非而過益深矣不智孰甚焉若知戒其出汝則  
誠意正心之本立矣知歸咎其不出汝則遷善改過之門闢矣  
非智者而能若是乎學者急宜警省 張氏橫渠既作訂頑明  
萬物一體之學又恐日用間言動偶有過差亦進德修業之累  
因作銘以砥治其愚蓋亦省察之功也言學貴內外如一則思  
誠慎動改過不吝最是親切工夫如日間偶然戲謔之言乃出  
於心有所思想或有戲謔之動乃起於心有所謀慮蓋言乃心  
之聲四支亦為心之役明明有言發於聲有動見乎四支謂非  
已心為之是不明於內外相因之道也明明言動有所出入而  
不中節欲人無疑乎已之不是勢不能也如是而不速悔試思  
此過差之言本非吾心所固有也過差之動又非吾心誠實當

如是也既失錯於聲而為戲言純繆迷亂其四支而為戲動矣  
若謂已本當如是是自誣其本心也因之欲人不以為非順從  
乎我所為是誣人無是非之公心也抑已惑矣或者又轉一念  
曰吾之言動雖出於心而所以過失處乃是已之戲耳且以為  
戲故失於思而吾本然之心未嘗不真實无妄也夫思而有失  
即是不誠由心而出又將誰諉乃不知戒其言動之出於心而  
日恣其戲且歸咎於戲言戲動以為不出汝者原非真實之過  
如是則戲可不戒而傲慢之氣將日長既屬於戲即過亦不妨  
而非道之心亦日自遂而不知所終矣過惡日深是非回惑不  
知孰甚焉凡此種種病痛展轉相因其弊在於省察不嚴謹獨  
無功學者誠以為戒則言動必誠身心如一日用動靜無息而



非天理之流行矣 茅氏已並音紀長張丈反下不知音智焉  
叶餘輕切 出于心者謂戲言戲動也失于思者謂過言過動  
也言動之戲本出于有心故曰出汝者歸咎為已戲是不知戒  
也言動之過本非出于有心故曰不出汝者自誣為已誠是不  
知所以歸咎也長傲就歸咎為已戲而言遂非就自誣為已誠  
而言 沈毅齋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過故二  
字蓋有心詭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戲不可有推其源而  
謂之故欲人深戒于言動未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  
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于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  
改過之機 江氏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  
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

讀書本

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問東銘曰此正如今  
法書所謂改夫兩字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  
西銘砭愚曰東銘  
葉氏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  
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張氏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  
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張子揭  
此二則警示學者伊川恐人泥愚頑字或左右互訛以起爭端  
故改為東西銘不作標題義指自渾 此一節集解闕原編列  
本注今照葉本補 茅氏牖音酉橫渠學堂下葉本大字無本  
注字 牖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朱子曰程子每以西銘開

讀書本

見



示學者而東銘則未之及蓋西銘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  
學者之用至為深切誠于此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  
理明意味自別東銘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于毫釐之間所以  
開警後學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于下學工夫則猶有未盡  
者固不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也江  
氏本註朱子答江仲謀曰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  
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  
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  
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  
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

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日固矣忠信進德  
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葉氏橫渠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

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厚重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

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

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

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

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故此施氏厚重知學德乃進

而不固雖非論語本旨然有益於學者蓋厚重而不知學則執

滯而不變通知學則外厚重而內忠信又急於親賢勇於改過



學日進而德日新矣。張氏此橫渠因論語不重則不威一章而明其貫串相因之功也。欲修己者輕浮便非任道之器。故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而不知學則拘固之病不免也。厚重而又知學德自日進而不固滯矣。夫知學者必以忠信為進德之基。然徒有忠信而無進德之輔。如之何其可也。則必尚友而急於親賢。賢乃勝於己者也。欲勝己之賢與我相親而聞過而不能改。則賢人亦將離而去之。故無如改過之不吝。此與論語本義不相合。而道理自有可取。亦采之以資學者之益云。茅氏不固之不葉本作日誤。文集不同。修己即大學誠意正心修身工夫也。厚重如言語簡默舉止端詳之類。學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言德。凡言行皆是。即上文所謂修己者也。朱子曰此

善言本

蓋古注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要耳。呂楊之說蓋亦如此。愚按注疏學則不固。其說有二。孔安國云固蔽也。疏云君子不能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云固堅固也。張子蓋主孔氏說。而朱子則從其說耳。按此條今見正蒙乾稱章。江氏橫渠文集下同。問張子學則不固之說如何。朱子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要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曰重則有威。且學之為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

後書樓

夏三



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葉氏范育字奕之 朱子曰橫渠說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

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

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施氏朱子曰橫渠設此語正

要學者將此做箇題目時時擬議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愚深

察其病源總在不於身心上用功天下道理只在身心吾輩果

能反求此病便脫然如大寐之得醒矣 張氏奕之名育張子

門人也學者患在終日悠悠無警覺處故張子設此語以問奕

之而奕之未悟因再請其旨其意以不及古人之病源一時難

以認取故先生發之曰此無甚難悟其所以設此語乃欲學者

時時存此不及之意而不忘自能游心省察積久浸灌純熟必

有一日自得病源而去之脫然如沈睡之得醒耳非即今便欲

苦求所謂病源也 茅氏范奕之名育邠州三水人贈秘書監

祥子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橫渠學以薦召授崇

文院校書監察御史裏行仕至給事中戶部侍郎卒此語指不

及古人二語而言設此語者以下乃記者所以推原張子之意

存意不忘謂將不及古人病源何在二語時時存之意念之間

不使有忘如大寐得醒乃是悟著病源便可急下修治之功也

愚按張子此條微近釋氏但釋氏悟破機關一齊放下瞥入

虛空去橫渠湏是識破病源便可從此實用其功此為不同耳

江氏范育字奕之 朱子曰今人不能如大寐之得醒只是

捉道理說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便不忘釋



氏只是如此黃直卿曰張子語似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  
夫固自在也須相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  
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欲放倒此意耳 橫渠之意正  
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 人  
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  
葉氏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粗  
疎則所業莫進 張氏學者立心未定而泛用其思則紛紜多  
故反致疑惑故此時且求立心而惡多思之為累既知立心而  
徒循講求克治故事則粗疎可慮不能得其精微之蘊故此時  
更求刻入精細而惡講治之淺畧 茅氏惡去聲 朱子曰未

知立心則或善或惡胡亂思想引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此  
心已立于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曰橫渠此說甚好  
便見有次第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講  
學  
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  
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  
葉氏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  
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  
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竭此言立心  
之必定 張氏可欲對惡字看承上文思多講治而言講治之  
功致思之多莫非吾學術分內之事雖勤勤於此亦所不廢何



必厭之而有所惡顧君子為學自有所欲之功耳所以急於可  
欲者求志向堅定明白立吾心於不疑之地自無多思之可惡  
然後沉潛講治優游厭飫沛然有得若江河之決條達流行任  
吾所往無不冰釋理順而講治亦無惡其不精矣如是乃君子  
之所貴耳非謂講治致思之可不事也 茅氏致思宋本作之  
思注一作致呂本作之愚謂從致為是 術學術也可欲者可  
欲之謂善也上言思多致疑則致思之病也講治不精則講治  
之病也要之此二者莫非在我學術之內不可有缺所以雖勤  
而不厭也急于可欲之善則無善惡之雜而立吾心于不疑之  
地矣若決江河以利吾往則果于為善而不患講治之不精矣  
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

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葉氏說見尚書 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

為急如是則所脩乃日見其進也 施氏此言立志既定而講

治致思皆貴乎勤敏也蓋勤敏則可欲之善易明力行以求至

如決江河莫之能禦若徐徐以聽其自適則是因循怠惰學不

能進而反退矣 張氏此又引書辭與孔子之學以明講治致

思之勤未嘗有厭也書言學求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言為學

當遜順其志務時時敏勉其功所修之學乃進而來會遜志者

立心已定也時敏者講治之功也立志講學自古重之故雖仲

尼以聖人之才之美猶必敏皇以求之今持不及之資質而欲

不思不講徐徐以聽其自至非吾所聞也蓋所惡於思多與講



治者惡其多與不精也非惡其講治而致思也 茅氏惟學遜  
志三句見書說命下篇敏以求之見論語遜順也遜志者遜順  
其志使入事中與之理會也敏者勇往精進之意時者無間斷  
也不逮謂不及古人之才之美也此引書及孔子之自言以見  
不可不勤之意 朱子曰橫渠以孔子為非生知蓋執好古救  
求一語故有此言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又曰便  
是生知之資已須下困知勉行底工夫方得 江氏朱子曰未  
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  
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  
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  
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

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  
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  
下著此心以順道理又却抖擻起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修乃  
來矣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  
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每泛然理會  
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講學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克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  
已

葉氏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推  
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寔微矣 施氏  
明善者謂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以此



為本則得大頭腦矣固守之而不失則可以卓然自立推廣而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心之廣大無垠矣此則所謂人能宏之也  
張氏此張子合中庸孟子論語之言以明為學之功也學貴  
知行並進乃能盡道之量而入手必自知始故必先知乎至善  
之所在然後用力以求其至則明善為學之本知之既明則必  
固而執之其德乃植立而不移守之既固則必推廣而擴充之  
其德乃能光大而不隘若忽以為易便是不能明善而所見亦  
卑狹而不足語夫道之大全矣然則由知而行由行而大皆所  
以盡乎道之量而不可以自畫其功者也人心有覺道體無為  
弘道之力豈不在乎人哉 茅氏易音異 四之字皆指善字  
而言以大學八條目言之則明善致知格物之事也固執誠意

正心修身之事也擴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以中庸三達  
德言之則明善知也固執仁也擴充勇也弘之者亦廓而大之  
使知之無不至行之無不盡也 江氏永按易視之謂玩忽視  
之安於固陋不能擴充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  
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  
得不長

葉氏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  
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  
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 張氏學者詣  
業不進皆由不曾實用工夫故悠悠泛泛年復一年觀其志意



一似無可下手處為今之計且只將中庸所言尊德性而道問  
學存之於心常常省察看日間講習之功於問學果有所肯否  
肯如不精微不中庸不知新不崇禮之類看日間靜存之功於  
德性果有所懈否懈如不廣大不高明不溫故不敦厚之類似  
此意義即是夫子教人博文約禮由下學而可進於上達工夫  
果能以此自警省策勵便當有益未論久後何如即此不作不  
較著實用得一年則問學必漸以充而德性亦漸以隆安有不  
長進之理人亦盡於所以存心致知者加之意乎 茅氏背與  
倍同長張丈反 有所肯否二語皆自求之辭道問學是博之  
以文也尊德性是約之以禮也蓋皆下學而上達在其中張子  
合而言之以見聖門工夫已盡于此無俟別求之意

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  
葉氏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  
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 張氏自此以下示其求益  
工夫言每日既以違背懈怠自警策又須於德性問學上實得  
求益工夫方為有用如吾心中有所未知涵泳久而心體自瑩  
徹便知其所亡吾心中未能滿其本然之善即是不善磨礪深  
而不善亦漸少是謂改得少不善此乃德性上之益而每日所  
當知者也 張氏姚氏曰知所亡是知己之闕失未善處與  
子夏日知所亡微別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  
此問學上益也



葉氏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張氏聖賢之書皆義理所寓不徒文辭而已讀聖賢書必講求其義理了然心目不僅佔畢字句之習古人之書有關於日用倫常者吾欲採錄而編輯之則必理會其綱領條目先後次序使有所歸著勿雜亂湊集泛然寫過以資博洽而已又必多識前人之嘉言以廣其識前人之善行以昭其鑒此乃問學上之益而每日之所當知者也茅氏著直略反行去聲求義理則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矣能理會則不徒事離校紀錄之功矣多識前言往行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朱子曰范淳夫一生作此等編書工夫聖賢之言只忙中草草鈔

節一番未嘗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葉氏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隳學問日廢矣施氏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子思教人脩德凝道之大端也橫渠教人以此立心省身每日有德性上之益有問學上之益嚴立課程緊着工夫勿使有一刻閒度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進似此三年安得不大進竊謂以此終身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張氏末復以工夫之無間者勉其有成也言求益工夫當勿使有頃刻虛閒度過逐日似此周密用功至於三年之久庶幾進進不已學日克德日純能底於成不然一有間斷終為頽廢之歸而已前言警策一年便有所長以誘其志此言求益三年



方能進以堅其力要之存心致知總是徹始徹終工夫純熟  
後則亦至誠而無息矣 茅氏聞音問 朱子曰如今看道理  
未精進便須于尊德性上用功于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于問  
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趨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葉氏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  
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  
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  
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  
近用 施氏此言儒者立志當以此四語為已任也葉平巖曰  
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

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  
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  
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也 張氏儒者須知此身為三才倚屬之身亦為古今係賴之  
身則必自愛而不敢棄棄必公正而不敢自私故天地以生生  
為心變化萬物而性命因之各正儒者亦以此為心而參贊位  
育必實全其盡性之能事生民以倫常為道愛親敬長而好德  
即洽於秉彝儒者為之植立而修道為教必不虛其知覺之先  
民此心此道聖人修之於身未必後人皆傳其緒有其繼之道  
統乃不中絕故崇正道闢異端為先型已往難忘續述之苦心  
此心此道今日即親見之行事未必利澤之傳於永久故闡心



傳昭治法為有王者起不患取法之無徵凡此皆先聖先賢畢  
生之命脉所俯仰乾坤縱觀萬物上下古今而難以告人者張  
子數語老實指出思深言偉真是儒者氣象學者於此拓開心  
胸予細思量可也 茅氏為並去聲 真氏曰此皆先生以道  
自任之意 江氏朱子曰此道自孟子沒千有餘歲若天不欲  
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  
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葉氏曰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  
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  
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謂有王  
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  
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  
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了一副當習  
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葉氏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依據而自守 施氏  
世俗以學禮為拘束太苦不思一副當習熟纏繞何能脫洒耶  
惟學禮則可以革去習俗之累又有節文可依據自然脫洒而  
安舒也 張氏此張子教人學禮以消世累也習熟謂習熟周  
旋世故套禮也言我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者世累太  
甚難與入道學禮則自有中正節文便能除去世俗一套周旋  
世故繁文省得糾纏紛擾之病譬之延蔓之物解却旁邊纏繞  
即易直向上去故學者苟能除去了了一副習套繁文心胸便自



然超脫灑落不患係累而進道無難且禮又有法度可據學之  
則身心以有守而得堅定更為有益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茅氏為去聲除去之去並上聲上上聲 此張子自明其所  
以使學者先學禮之意一副總括之詞今猶有此語當音義見  
前解脫也 朱子曰上蔡以橫渠教人以禮為先故其門人下  
稍頭溺于刑名度数之間不知此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易  
偏正容謹節自是好如何廢得 按此條今見語錄 江氏葉  
氏曰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而自守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葉氏橫渠易說 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其心求之偏

狹固滯豈足以見道也 施氏德性本自廣大只為世俗一副  
習熟私累則此心窄狹偏滯何能見道必要除了習熟纏繞私  
累心地始得寬快公平也何以除之惟博文約禮可以除之神  
化雖難窮知亦可以思勉而得之也 張氏道在天地之間而  
實具於吾心之內自其得乎道而為心之所蘊者則為德性道  
無由見惟心能見之心何以見道惟德性能體之道本不隘道  
本不滯道本無私無陂惟人心為物累故與道隔耳須是放開  
此心使寬容快利公普平易以求斯道乃可以明其體而著其  
用况吾心中所受之德性本自廣大而與道為體安可不盡此  
心之量以為載道之地乎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蓋謂窮神  
妙之理知變化之道乃德之極盛者能之也浩浩斯道豈淺狹



之心所可見得乎 茅氏易說 道以事物之所當由者而言  
德性則道之得于己而為性者也 易語見前 江氏橫渠易說

葉氏曰偏狹固滯不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  
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  
我寧終身不知

葉氏橫渠論語說 言人虛驕恥於下問內則欺已外則欺人

終於不知而已 施氏好學不怠者雖老成亦下問即人以先

覺待之更虚心下問不肯欺人甘於不知也惟不肯學故恥於

問人耳 張氏此言好問乃為學之益也凡人耳目心思不能

無所不知不知而問固其宜也人多以年紀已長既屬老成則

欲自尊大不肯下問於後輩故終身無以解其惑而終不知又

或為人平日以道義相推重以先覺相稱許自當無所不知若

一旦問人是見理不明而有愧其名也故亦不肯下問獨不思

不知而問何妨於老成何傷於道義先覺且我既實有不知又

何必以之為諱因此不肯下問一端遂不得不掩飾回護要瞞

得人種種病痛皆從此出自甘做箇奸詐之人寧終身不知而

不恤不亦愚之甚乎 茅氏為去聲復扶又反我作一句 論

語說 此因論語不恥下問之言而論之如此葉氏曰內則欺

已外則欺人終于不知而已 江氏橫渠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

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葉氏橫渠孟子說下同 故所以然也 酬應也 心通乎道則能  
 盡夫事理之所以然 故應變而不窮 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  
 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窮 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施  
 氏心通乎道則可以應變而不窮 此寂然不動之體所以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也 若徒事乎多聞 何足以待天下之變乎 好學  
 則心通乎道矣 張氏學貴實 有所得乃可以泛應不窮 若徒  
 求多聞 謂可以博洽 為周知之資 則耳目有限 而天下之故無  
 窮 何足以盡之 苟欲以多聞待天下事變之來 則其道僅足以  
 應其所嘗知者 一旦舉其所未嘗聞者 而試之 便足以奪其所  
 恃 而使之証據無從 則胸無真識 遂窮而無以應之矣 然則多  
 聞雖學者事 而亦非君子之所貴也 茅氏劫居怯反通作劫

後放此 孟子說下同 故事故也 酬應也 劫以力脅取也 心  
 通乎道則隨事物之來而順其所當然之道 以應之 故可以肆  
 應不窮 若徒事乎記問之末 則見聞有限 而事變無窮 卒然臨  
 之以所未嘗知 則窮矣 江氏橫渠孟子說下同 葉氏曰心  
 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 故應變而不窮 不通乎道而  
 徒事乎記問 則見聞有限 而事變無涯 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  
 則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 氣質不爾 皆為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 不得  
 見聖人之奧 葉氏所貴於學 正欲陶鎔氣質 矯正偏駁 不然則非為己之學  
 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 朱子曰 寬而栗 柔而立 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施氏為己之學全在自求變  
化其氣質能變化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得見聖人之蘊  
奧此為學之大益故聖人教人用百倍之功以求之也 張氏  
人生所賦之理原自至足而氣質不能皆純故不得不思所以  
變化之學也者所以矯偏反正為變化之要者也人之為學多  
端其莫大之益只在自求變化其氣質若不能變化則口耳之  
功辭章之為何與自己事皆是為人之弊於學中親切之故茫  
然無見將安所發明乎如是則聖人奧妙之旨終不能得矣夫  
聖人千言萬語無非為學無非所以變化氣質者耳 茅氏為  
人之為去聲 言人之為學欲以得益也而益之大者則在自  
求變化氣質而已故學者須于身心上細細體認稍有偏駁處

便自覺察而痛改之此為己之實學也不然則輕浮淺露無真  
實切己工夫故不得見聖人之奧 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  
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愚則以為必學方能變化氣質耳若不  
讀書窮理主敬存而徒切切計較于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  
無補也問氣質不善可以變化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按此條今見語錄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葉氏語錄下同 文不密察則見理麤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  
滯 施氏文不密察則見理粗疎心不洪放則所存隘 張  
氏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寬廣放舒展也密察則見理精細洪  
放則志氣從容如是而外粹美而內安和文與心洽純是天理



之流行而已 茅氏文理之理葉呂本作要今從宋本正之  
語錄下同 朱子曰看義理要緊著心又要寬著心不緊不足  
以察其文理之細密不寬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宏大 江氏語  
錄下同 葉氏曰文不密察則見理粗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  
滯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葉氏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殊不知疑者是  
未嘗實用功也 施氏實做工夫者知有未達處必疑行有阻  
礙處必疑疑則思問矣不知疑者總是不曾著實下手做也  
張氏此言學必有疑方是實工夫也人之不知所疑只因未嘗  
著實用工夫若既實用工夫則必有所可疑之處難道所作之

事俱無一節行不去時有不行處即是當疑處也故無疑之中  
忽然有疑則其實作可知有疑之後更得無疑然後無所行而  
不順矣 茅氏不行上宋本有必字 作非止作事凡講習討  
論省察克治之類皆是不行謂行有所不通也 朱子曰學者  
須于思路路斷絕無可搜尋處忽地徹悟方始有 江氏朱子  
曰人須是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如  
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才動則便忘了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葉氏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達心小則偏急  
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施氏心大則萬理透徹於心故百  
物皆通心小則有所昏蔽故百物皆病何以使心得大窮理以



致其知則心大矣	張氏人心虛靈具眾理而應萬事原是廣
大的惟能涵養此心寬平宏遠自然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達若	
氣拘習蔽不加擴充則此心褊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矣故	
學以治心為要也	此下九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列注恭葉
本	茅氏通謂道理通透行無不得也病則窒礙而不通矣朱
子曰心大則能容天下之物隨時隨處各有道理泛應曲當故	
百物皆通心小則曲陋狹隘動輒見礙如敬則拘束而礙和和	
則流蕩而礙敬仁則煦煦而礙義義又粗暴決裂而凝仁著得	
一箇便容兩箇不得故百物皆病	江氏朱子曰通是透得那
道理處病則是窒礙了	心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
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心小是卑陋狹隘事

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	
礙義要剛則礙柔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仁便煦	
煦姑息義便粗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	
理有那物則有那理竝行而不相悖竝育而不相害	問橫渠
云心要洪放又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	
小竊謂橫渠是言心之體思邈是言心之用否曰心自有合要	
大處有合要小處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	
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葉氏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	
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	



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 施氏此言人心宜刻刻  
不忘乎學則雖有事不暇學問而心心念念在學上日用應酬  
無非道也故曰即是實行若心不在學上雖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是道矣故曰只是俗事實行俗事之分特以心在不在學與  
不學耳 張氏此欲學者存心體道不可有間也人或有他務  
妨廢學問之功然道體事而無不在此心操持在已到處是學  
苟念念不忘則雖酬接人事即是學道工夫若逐事紛馳毫無  
見地則日用而不知終身汨沒於俗事中何有實行哉蓋心存  
則為實行心不存則為俗事非二事也心之存亡不同也然則  
學者亦何適而可不存其心哉 茅氏行去聲 功不及于學  
即指下人事而言或奔走衣食或應酬世務皆是不宜忘謂不

宜忘學如為一事即用心在一事上便是敬為一事即窮究一  
事之理便是義 朱子曰人能常求放心不使廢惰則雖接人  
事而道理自然順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學者此最為要所以  
孔門只教人求仁也 江氏永按學不止讀書接人事無非道  
即無非學實行與俗事特以心之所有者不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葉氏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  
合人已而為言也 施氏內外合一以道無內外之殊也物我  
無間以道無人已之分也故為見道之大端所見者大也 張  
氏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  
人已而為言也忠以自盡恕以與人而求道不遠矣 茅氏葉



氏曰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  
 合人已為言也愚按道之大端猶曾點漆雕開見大意而已  
 若說到細微精密處則當就內外物我間一一各究其當然之  
 極而不使有毫髮之差謬乃真為見得到從此實下工夫方可  
 深造自得江氏朱子曰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  
 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葉氏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  
 必害於道矣施氏為學原為脩德若學而先以功業為意則  
 是不務脩德而欲做事業不但穿鑿創意於道有害恐功業亦  
 難成也張氏古人德成而功業自見立言立事皆其道之充

積不能以已也苟方志學而輒思有所剏建其於學必有妨蓋  
 既有意則一心偏向功業上去勢必私逞胸臆穿鑿創造多事  
 紛擾其害道也甚矣是知無實得而強思剏建猶未能操斤而  
 代匠斲鮮有不傷手者可不慎歟茅氏起事下宋本無端字  
 楊同代大匠斲句見老子道德下篇先以功業為意便有先  
 獲正助之患故曰于學便相害大匠藝之已成者也藝未成而  
 代之斲少有不傷手者言不但斲之不善已也以喻于學便相  
 害之意李弘齋曰不必待仕宦有位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  
 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胡敬齋曰學者只是修身功業是  
 修身之效若以功業為意非惟夫未末先後之序心亦難收又  
 曰要立功業是私意不要立功業亦是私意只循理而已江



氏永按學成自能立功業若先以此為志則穿鑿創造有害於道矣代大匠斲者傷其手老子語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葉氏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施氏不知反約窮源不知反身窮理也勇於苟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急於求人知為後世識者所笑故懲其弊而默養吾誠正是反身窮理不求人知之事惟恐力不足而何暇他為也張氏此張子反約窮源之學見苟作者之妄也謂孔孟沒而微言絕後人當由博反約窮其根源方有實得不必汲汲

以立言自見也乃漢唐諸儒浮淺無實率意著作道不足而強為言不過欲博名後世耳而明者見之直笑其妄我方以此為大戒惟默養吾誠以反乎約而窮其源第患時日有限不能盡孔孟之精蘊何敢他為以蹈苟作之弊哉茅氏多邢曷云古人多祇同音如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云祇適也囂然眾說爭持之貌約謂體之一處源謂道之體也如西銘所論天地萬物一體及正蒙發明性情氣質之類皆是多適也語見論語此一節言漢唐以下儒者不知反約窮源而急知後世之病創昌諒反艾音又此條按宋文鑑乃與趙大觀書也創懲也艾治也誠即指約與源而言謂之曰吾誠者以其為吾心所固有之實理也默養者見不必人之知之也此一節



乃	先生	自道	其有志	反約	窮源	不敢	急知	後世	之意	愚按	學者		
見	程朱	講明	之後	于道	之全	體大	用知	之甚	易而	不能	實用	其	
操	存涵	養之	功則	道終	不為	已有	是亦	口耳	之末	而已	必如	張	
子	所謂	默養	吾誠	乃為	實得	江氏	葉氏	曰不	知反	約窮	源故		
浮	淺而	無實	默養	吾誠	則反	約窮	源之	事也					
學	未至	而好	語變	者必	知終	有患	蓋變	不可	輕議	若驟	然語	變則	
知	操術	已不	正										
葉	氏變	者非	常行	之	道蓋	權宜	之	事也	自非	見理	明制	義精	者
不	足以	與此	苟學	未至	而輕	於語	變則	知其	學術	之	源已	不	正
終	必流	於邪	譎	施氏	君子	道其	常不	敢輕	易語	變語	變者	可	
與	權之	事也	豈可	驟然	輕議	哉必	也學	至於	能立	而後	語變	方	

得	時措	之宜	也	張氏	變者	非常	行	之	道蓋	權宜	之	事也	自非		
見	理明	制義	精者	不	足以	與此	苟學	未至	而輕	於語	變則	知	其		
學	術之	源已	不	正終	必流	於邪	譎矣	茅氏	好去	聲	變者	正			
道	所不	能行	用此	以通	之也	蓋古	人或	不得	已而	出	于	此自	非		
義	精仁	熟有	變化	從心	之妙	者不	能與	也若	學未	至而	輕于	語			
變	未	有	不流	為邪	妄者	如王	安石	之	新法	是也	江氏	葉氏	曰		
變	者非	常	行	之	道權	宜之	事也	非	見理	明制	義精	者不	足	以	與
此															

凡	事蔽	蓋不	見底	只是	不	求	益															
葉	氏行	已無	隱則	是	非	善惡	有	所	取	正	庶	可	增	益	其	所	未	知	所			
未	能	苟	固	為	蔽	覆	恐	人	之	知	是	則	非	求	益	者	也	張	氏	行	已	無



隱	則	是	非	善	惡	有	所	取	正	庶	可	增	益	其	所	未	知	所	未	能	苟	固	為	
蔽	覆	恐	人	之	知	是	則	非	求	益	者	也	茅	氏	底	典	禮	反	盤	覆	曰			
蓋	下	曰	底	凡	物	以	蓋	蔽	其	上	則	底	不	得	見	矣	以	喻	學	者	掩	藏	不	
欲	人	見	之	意	葉	氏	曰	行	已	無	隱	則	是	非	善	惡	有	所	取	正	庶	可	增	
益	其	所	未	知	所	未	能	苟	固	為	蔽	覆	恐	人	之	知	是	則	非	求	益	者	也	
有	人	不	肯	言	其	道	義	所	得	所	至	不	得	見	底	又	非	於	吾	言	無	所	不	說
葉	氏	人	不	肯	言	其	知	之	所	得	行	之	所	至	使	人	不	可	得	而	見	者	蓋	
苟	安	自	足	恐	人	之	非	已	又	非	若	顏	子	之	如	愚	於	聖	言	無	所	不	說	
者	之	比	也	施	氏	凡	事	遮	掩	不	使	人	知	其	底	裏	又	不	肯	言	其	所		
得	所	至	皆	是	不	求	益	惟	恐	人	之	非	笑	也	若	有	求	益	之	心	則	必	以	
其	所	得	所	至	盡	其	底	裏	就	正	於	有	道	矣	張	氏	人	不	肯	言	其	知		

之	所	得	行	之	所	至	使	人	不	可	得	而	見	者	蓋	苟	安	自	足	恐	人	之	非	
已	又	非	若	顏	子	之	如	愚	於	聖	言	無	所	不	說	者	之	比	也	學	者	心	地	
光	明	磊	落	自	日	務	求	益	豈	甘	為	自	覆	之	計	哉	茅	氏	說	音	悅			
所	得	以	知	言	所	至	以	行	言	顏	子	于	聖	人	之	言	無	所	不	說	所	以	默	
然	聽	受	如	愚	人	今	非	吾	言	無	所	不	說	而	使	人	不	得	見	底	如	此	總	
以	見	其	不	求	益	之	言	江	氏	永	按	學	者	於	師	友	之	前	不	肯	自	言		
其	所	得	之	淺	深	惟	恐	人	之	知	其	底	裏	與	顏	子	之	無	所	不	說	而	如	
愚	者	異	矣																					
耳	目	役	於	外	攬	外	事	者	其	實	是	自	情	不	肯	自	治	只	言	短	長	不	能	反
躬	者	也																						
葉	氏	急	於	自	治	何	暇	務	外	厚	於	反	躬	何	暇	議	人	施	氏	內	重	則		



外輕故務外者不自治若肯自治者必不役耳目於外也好議  
 論人長短責人則明責已則昏也若能反躬則自檢點不暇何  
 暇言人短長耶 張氏言學當近裏著已不可自寬也人苟急  
 於自治何暇務外其聰明馳騫者良由心思渙散自治不切耳  
 人苟厚於反躬何暇議人其評較短長者豈知當身之責備哉  
 學者最宜猛省 茅氏情呂本作墮 役用也攬兜攬也所謂  
 外者凡博聞廣見通曉世務無所得于身心者皆是只言短長  
 不能反窮謂但知講論古今得失而不能反求之躬以實有諸  
 己者也所謂耳目役于外攬外事者如此程子以記誦博識為  
 玩物喪志亦此意也 朱子曰此亦是見理不透無安自己身  
 心處所以如此 江氏永按好攬外事則自治輕徒言短長則

躬行緩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  
 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葉氏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  
 虛誕而無實得 施氏有必為聖人之志則志不小矣故歎然  
 不自滿足而有日進之益厚重端嚴則氣不輕矣故義理則日  
 知其未知而學之不己不敢虛驕以欺人也 愚按周程張朱  
 五先生論學之要至矣盡矣而橫復益之以薛胡羅高四先生  
 之言者蓋以五先生論學之要惟四先生得其真而實用其力  
 以造於大賢之域故句句皆從心髓中流出皆從閱歷中過來  
 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漓剴切真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者也所以與五先生論學之言如合符節更覺親切而有味人  
 人可以下手用功今合九先生之言而繹思之其大旨總要人  
 實從事於聖賢之學勿徒務於文辭之末而聖賢之學全在身  
 心上用力性情上加功以居敬窮理為要以躬行實踐為主以  
 義理變化其氣質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必求至於純乎天  
 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為止於至善以盡其性而踐其形  
 此聖門求仁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然學既為已則必從下學  
 立根基起自近以及遠由粗以至精循循有序勿求速效而工  
 夫則不可一息間斷久之心與理洽自然有得眼前富貴貧賤  
 毀譽生死皆不足以動其心用舍行藏安於所遇如此方成一  
 頂天立地之學者而去聖人亦不遠矣彼從事於詞章功利與

夫虛無寂滅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九先生教人為學之指歸  
 學者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張氏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  
 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學者惟不自  
 畫斯日進無疆不自欺斯學古有獲亦在乎虛其心以自厲其  
 志氣而已茅氏易音異志小易足以下所以極志小氣輕  
 之蔽以見學者之大不宜如此也張氏曰學者于道理有所  
 見正宜深潛涵養孜孜惕惕益勉其所未至顧乃詡詡自足甚  
 者抗顏欲為人師適見其陋而已何足與語于道哉以上並橫  
 渠語江氏永按志小者恒自畫氣輕者多虛夸



近思錄集說卷二終

叢書林



